

胡宁娜：创作是我绘画的人生舞台

胡宁娜是著名的女画家，不同于一般女性艺术家的娇柔和敏感，她对画画却十分严谨和固执，艺术对于她而言就是生活，就是她的人生舞台。

记者与她相约在福建路的工作室见面。当天，记者比相约的时间提前了15分钟，她的助理告知，胡老师还在准备，让我在门外稍等一会儿。等到了约定的时间，她的助理准时开了门，胡宁娜也已坐在了桌前。经过3个小时的交谈，胡宁娜的言行举止，不自觉地吸引着记者走进了她的绘画世界，艺术优雅氛围和严格规范要求，形成了强烈有趣的反差和印象，表现了她对自己艺术道路的执着追求。

现代快报记者 杨於佳



胡宁娜

女，1958年出生于南京。1978年考入江苏省国画院学员班，1982年毕业于，留本院人物画研究所。2001年结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研究生课程班。

现为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江苏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女画家协会副主席、国家文化部优秀专家、江苏省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江苏省委宣传部先进文艺工作者、省国画院艺委会常务副主任、江苏省文联委员、中国书画会理事、全国第六、七、八届美代会代表。

荣获江苏省委宣传部“333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证书。

江苏省高级艺术职称评委、学科组组长。南京艺术学院、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研究生院、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客座教授。

江苏省委宣传部选拔江苏省三十名优秀中青年国画家。

参展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第十届、第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

代表作品：

- 1.《清风赏花图》第八届全国美展优秀奖(200cm×200cm)
- 2.《嘿！安塞的腰鼓打起来！》省委宣传部万里写生起大作品(113cm×1200cm)
- 3.《紫竹调》江苏省首届艺术节金奖(200cm×200cm)
- 4.《消夏图》中国美术馆收藏(68cm×68cm)



《圣祥瑞福观音菩萨图》

谈家庭

“父亲决定了我的绘画和生活信念”

胡宁娜可以说名副其实的“画星”。在她15岁时，就被选拔进了鼓楼区文化馆创作组，并且作品登上了《江苏画刊》的彩色版。

在她的绘画道路上，父亲对她有着很大的影响。胡宁娜的父亲是著名的军旅画家胡易，她进入江苏省国画院也是由于父亲的提议而确定了绘画专业——中国画。

“当年国画院招生，我的一个朋友到我家来告诉我，国画院在招生，他想借我点素描作品。当时，我父亲正好在家，他说我也可以试一试，也为我后面的考试锻炼一下。当时，我胆子也很大，觉得自己画得很不错，就很自信地去考了，没想到就真的考上了。”

在与胡宁娜的交谈中，记者了解到，父亲对她的影响不仅仅是绘画，在守时、教育子女等方面也有着潜移默化影响。

“我父亲是军人，他对我的生活习惯、生活态度和生活状态有着很深的影响，包括守时也是父亲教给我的。每个家都有自家的习惯，从我小时候开始，我父亲每天都会用毛笔在纸上写‘今天宁娜必须完成的事项如下：一、几点浇花？二、几点邮寄信件等等。他甚至连‘3点半炸一锅炒米’都会写上。后来，有同学到我家来玩，看后觉得很好笑。但我却习以为常，因为我从小就生活在这个环境中，我觉得这就是正常家庭的交流方式。”

这样的家庭教育方式，也在胡宁娜的生活中传承了下来。胡宁娜坦言，她对儿子的教育也受到了父亲的影响。

“小时候，我总感觉父亲怎么这么残酷。残酷不是指身体上的，他从不打我。他的残酷是精神上的，让你的灵魂能够自省。现在想想这种教育方式是起作用的，因此对儿子的教育，我就比较在意品德，我不是很喜欢孩子撒谎，我也从不打孩子。一般他犯了错我会让他面壁，在我家墙上，我画了两个圣诞老人，身上都背着礼物包。但一个圣诞老人是和蔼可亲的，背的包里都是糖果、巧克力等奖励的礼物；而另一个圣诞老人，长得龇牙咧嘴，包里是小炸雷、小匕首等，让他感觉到这是惩罚。”

“你的任何语言，脱离了主题、抽离了主题去谈，就像吴冠中先生讲的‘笔墨等于零’。当你抽离了主题以后，再说你的笔墨，我感觉就会有点矫情。我自己很坚定地认为笔墨当随主题，笔墨服务主题。这个主题，其实就是每幅画都要有自己的灵魂。有些作品你会感觉苍白，什么是苍白？其实就是画面中没有东西。”

谈创作

“绘画主题是灵魂，色彩让我快乐”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感觉到胡宁娜是位性格非常爽朗的人。这不禁让人想到她的工笔重彩作品，色彩奔放、浓郁，让人看了第一眼就能被深深地吸引。“画重彩和我绘画的起家有很大的关系。我



《梦幻系列》

原来是向往画油画的。虽然现在画国画，而对着宣纸和笔墨，但我作品里的色彩感觉还是不知不觉地延续了以前的训练。”

众所周知，国画里讲墨分五色，它是在墨里面做文章，“但对于经过色彩训练的人来说，就不大可能把它切割得非常干净。我知道色彩里面的美，也已经成了习惯，我就会自然而然地注意色彩，我觉得色彩是审美中很重要的元素。但不可能每个人都是这样，我还是保留了色彩，我觉得色彩会给我带来快乐。”

提起笔墨，大家都说笔墨当随时代。但胡宁娜却越来越坚定地认为：“笔墨当随主题，笔墨服务主题。”

“你的任何语言，脱离了主题、抽离了主题去谈，就像吴冠中先生讲的‘笔墨等于零’。当你抽离了主题以后，再说你的笔墨，我感觉就会有点矫情。我自己很坚定地认为笔墨当随主题，笔墨服务主题。这个主题，其实就是每幅画都要有自己的灵魂。有些作品你会感觉苍白，什么是苍白？其实就是画面中没有东西。”

谈作品

“创新中坚守住自己的底线”

在胡宁娜工作室的一面墙上，挂着3幅观音作品。观音系列是胡宁娜的代表作，也是最受市场欢迎的，在业内和社会上广受好评与认可。

“有很多人看了我画的观音，就会问我是不是信佛，我觉得信佛和画观音不是一个概念。我爱画观音更多的是因为审美角

度和感受，再加上对敦煌壁画的情有独钟。我们进入画院后的第一课就是到敦煌去，第二年我们又到敦煌呆了2个月。在敦煌临摹了以后，我对观音的造型和相关程式就很有把握。”

很多看过胡宁娜观音作品的人都有一种感觉——很正宗，对此胡宁娜认为：“有些人画的观音乍一看是很好看，但细看其实画的是仕女，有些甚至画的是现代的模特，眼睫毛、眼影都画出来了。当然在现代审美上，大家是能够接受的。但这对我来说，画一个主题就像人讲的气场一样，要正。如同民歌就是民歌的一种唱法，歌剧就是歌剧的一种标准，包括服装、饰品、法器、祥云、飘带、佛光等细节。我画观音题材，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这上面做一些改变，运用到位把握准确就很满意了。”

“大家看过的千手观音，手都是在背后。但我画多了以后就觉得有点不太过瘾了，我觉得这个主题可以再做文章。最近，我发现观音的手也可以在周围的祥云上面全部伸出，随着云可以拉得很长，有种云里佛光普照的感觉，这是我接下来会继续坚持的。”胡宁娜说。

虽然面对创新，但胡宁娜还是会坚持自己的底线：“新创作的画法让我觉得很快乐，让我可以在这个格局里满足我浪漫的思路和情绪。但观音标准的敦煌壁画的开脸、既有历朝各代的模式还都是保持不变的。我不会破坏它的语境，不会破坏它的语法，在此基础上我可以讲我新的故事，这是我的底线。还有一点就是，我绝对不要线。中国画的线是我画面的魂，就像大楼的钢架结构、支撑点！”



《梦幻系列》



《铿锵踏舞》

向东方 向西方

胡宁娜/文

当我感到不擅长更不热衷于自己的绘画说话理论时，仿佛才明白自己几乎在艺术追求上少了许多艺术家们的坚定目标、流派和主义的归类，更没有旗帜鲜明的理论主张。说什么呢？又想证明什么呢？

绘画是完全个体独立完成的艺术创作，内心的感受加专业的训练到完整的绘制，呈现出一幅幅自己满足又能赢得观众共鸣的作品就是极欣慰和愉快的过程。

因此，要坚守住某种固定状态是艰难的，便形成了自己不能够“一顺拐”的审美猎取。随着岁月相伴，愈加强烈地意识到自己跟着感觉走有多大的享受和收获。就这样吧，自己的感觉自己做主；向东方！向西方！

从中国的传统壁画、画像石和历朝历代的绝妙笔迹到日本的浮世绘、印度的朱砂掌、古埃及法老的神秘、西班牙的荒诞诡异、希腊的神圣雕塑及瓷瓶绘画，从巴西的疯狂到英伦的矜持，从法国的奢华到意大利的雄伟……我无法做到筛选和取舍，东方和西方的文化符号紧紧地吸引着我，让我迷失了自己的文化归属感！啊！我幸运我成为了地球人！！

中国传统绘画中最坚定的线条是我之最爱，曲直粗细，浓淡疏密，风起云卷。仿佛给我一支毛笔，我就能拥有指挥千军万马的从容与淡定。东方的三元色系组合，就可随类赋彩简明扼要地大块平涂。当面对着西方原始精准写真，颜料在阳光下绚烂地变化，又是一场光影的色彩游戏，要做到熟视无睹是极为困难的。

梵高和齐白石，毕加索与浮世绘，乔托和替花仕女图，拿破仑加冕大典和清明上河图，甚至包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梅兰芳……都是令人无限崇拜和敬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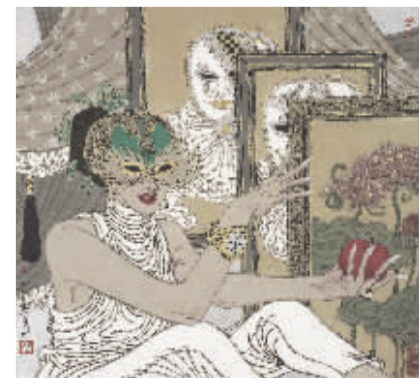
今年我去了梵蒂冈，回国后再画观音图，敦煌壁画加辉煌中世纪的严谨，过足了瘾！也可称之为埋头制作主义吧！

当我们站在东方和西方艺术的交汇之处，心灵深处被重重地击打和震撼着，我只有虔诚地向推动人类绘画文明发展的知名和不知名的艺术家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无尽的赞叹。仿佛东方和西方的艺术交织形成了一个神秘的黑洞，永远牢牢地吸引着我……

我是一位观者，更是一个绘画路上的行者，“向东方，向西方”，跟着感觉，我行走在自己的路途上……

2012-12-24

稿于听风楼阁平安夜灯下



《梦幻系列》